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鲁 迅 卷 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022

02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郜元宝 编 | 鲁 迅 卷下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22, 鲁迅卷. 下/徐俊西主编; 郅元宝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794-7

I. ①海… II. ①徐…②郅…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鲁迅杂文-选集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016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俞雷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22

鲁 迅 卷下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郅元宝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367,000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94-7/I·2907 定价: 104.00元(共二卷)



目 录

八、《且介亭杂文二集》（选）

序言	611
隐士	613
书的还魂和赶造	616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19
论讽刺	643
“文人相轻”	646
“京派”和“海派”	64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653
论“人言可畏”	661
再论“文人相轻”	664
文坛三户	667
从帮忙到扯淡	670
“题未定”草（一至三）	673
名人和名言	682
几乎无事的悲剧	687
三论“文人相轻”	690
四论“文人相轻”	694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697

“题未定”草（五）	701
逃名	707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710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714
萧红作《生死场》序	718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	721
杂谈小品文	724
“题未定”草（六至九）	727
后记	745

九、《且介亭杂文末编》（选）

我要骗人	763
写于深夜里	768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780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78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797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803
登错的文章	808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810
我的第一个师父	81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819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病中答访问者，O. V. 笔录	823
半夏小集	825
“这也是生活”	829
死	834
女吊	839

十、《集外集》（选）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849
- 选本 857

十一、《集外集拾遗》（选）

-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865
- 哈谟生的几句话 868
-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872
-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874
-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878
- 今春的两感想
-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 881
-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885
- 《解放了的堂·吉珂德》后记 887
- 《北平笺谱》序 894
- 上海所感 897

十二、《集外集拾遗补编》

- “日本研究”之外 903
- 通信（复魏猛克） 905
- 我的种痘 910
- 娘儿们也不行 918
- 做“杂文”也不易 921

十三、《故事新编》

- 《补天》 927

《奔月》	937
《铸剑》	949
《非攻》	967
《理水》	981
《采薇》	1000
《出关》	1020
《起死》	1031

十四、《旧体诗》

自嘲	1043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1044
题三义塔	1045
无题	1047
赠日本歌人	1048
二十二年元旦	1049
无题	1050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051
悼丁君	1053
题《彷徨》	1054
湘灵歌	1055
赠人二首	1056
答客诮	1058
赠邬其山	1059
报载患脑炎戏作	1060
悼杨铨	1061
教授杂咏四首	1062
送增田涉君归国	1064
无题	1065
无题	1066

一二八战后作	1067
无题	1068
无题	1069
无题	1070
赠画师	1071
偶成	1072
题《呐喊》	1073
无题	1074
无题	1075
无题	1076
赠蓬子	1077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1078
秋夜有感	1080
所闻	1082
编后记	1083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1087

鲁 迅

- 一 墳 300 呐喊 250
- 二 彷徨 250 朝花夕拾 140 野草 130
- 三 热风 120 华盖集 190 华盖集续编 260
- 四 而已集 215 三闲集 210 二心集 304
- 五 南腔北调集 250 伪自由书 215 准风月谈 265
- 六 花边文学 215 且介亭杂文 215 且介亭杂文二集 265
- 七 而已集 215 华盖集 190 华盖集续编 260
- 八 中国小说史略 160 中国小说史略 160
- 九 小说论 160
- 十 鲁迅全集 160

八、

《且介亭杂文二集》(选)

序 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1]，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2]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3]，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4]。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

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纪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 * *

〔1〕《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2〕“以华制华” 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

〔3〕华北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4〕保护正当的舆论 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隐士^{〔1〕}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2〕}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3〕}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4〕}，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

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5]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6]，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他们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7]，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8]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不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9]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长庚。

〔2〕 陈眉公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曾隐居小昆山，但又常周旋官绅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全诗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按松江古名云间，所以这诗曾被人认为是刺陈眉公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再青(阿英)的《明末的反山人文学》一文中，曾引用这一首诗。

〔3〕 “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诗曰：‘悠哉游哉，聊以卒岁’。”按现在的通行本《诗经》中并无“聊以卒岁”句；“悠哉游哉”则见于《小雅·采芣》。

〔4〕 “庚款” 指美英等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一九〇〇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作为在我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和设立各种学术文化奖金的经费。

〔5〕 “隐君子” 即隐士。语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6〕 汗牛充栋 语出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7〕 左偃 南唐诗人。《全唐诗》载有他的诗十首。“谋隐谋官两无成”，原作“谋身谋隐两无成”，是他的七律《寄韩侍郎》中的一句。

〔8〕 赞颂悠闲，鼓吹烟茗 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长期提倡悠闲的生活情趣。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更大肆提倡“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他所办的《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上，经常登载反映闲适生活的谈烟说茗一类文字。

〔9〕 《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曾说该刊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